

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

守望可可西里

和谐三江源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有人说,可可西里是一片荒原,它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
有人说,可可西里是生命禁区,它却是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
有人说,可可西里是无人区,却有一群人坚守在这里;
……

8月15日,西然永平望着院子里的小藏羚羊,恋恋不舍地离开索南达杰保护站,前往格尔木市。临行前,西然永平再三叮嘱轮班值守的同事,“一天要喂4次奶,平日里多观察小羊粪便,晚上别睡太死。”

回到格尔木市后,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向保护站值守生态管护员询问小藏羚羊的情况。

让西然永平牵挂的藏羚羊有5只,这5只小藏羚羊是7月13日从卓乃湖救助回来的,当时只有十几天大小,照顾小羊的“生活起居”成为了西然永平最上心的事儿。

“每天喂四次奶,8时30分、12时、16时30分、20时30分各一次,每次的量不能太多。喂奶前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先要将袋装牛奶倒入水壶,加入适量的水,放在炉子上加热,等到牛奶

沸腾后,放在屋外晾温。随后,把所有奶瓶放在铝锅中烧煮,等到水沸腾后,再将奶瓶取出晾干。”西然永平解释,牛奶加水是为了防止小羊拉肚子,沸水煮奶瓶是为了消毒。

西然永平说,照顾藏羚羊宝宝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深更半夜还要去看两眼,就怕出现意外,西然永平将自己的这种行为称为“被迫害妄想症”。

西然永平所在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最早设立的保护站,以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既是对先驱的怀念,更是遗志的传承。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藏羚羊救助中心,每年藏羚羊在卓乃湖、太阳湖等地集中产仔,巡山队员发现和羊群走失的藏羚羊幼仔后,会把它们带回保护站救助喂养,这里也被称为“藏羚羊幼儿园”,保护站生态管护员充当了“羊爸”“羊妈”的角色。

2002年至今,索南达杰保护站已有50多只小羊迎接新生,重回自然。

西然永平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是西南交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他原本可以有更多更优的选择,但他却留在了可可西里。

“谁说大学生就不能当一名生态管护员,可可西里是宝贵的遗产,总得有人来守护吧!”面对疑问,西然永平坦然说,来可可西里之前,他对这里的了解并不多,仅仅是通过网络上的新闻,来了之后却喜欢上了这

里。

其实,这不仅仅是西然永平的感受。可可西里仿佛能让人着迷,2016年4月,记者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整个行程将近10天。当时是跟随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组进入可可西里,有幸到达了区域内大部分的湖泊高山,那时候可可西里给记者的感受是荒凉,并不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前人前赴后继守望可可西里。

当时带工作组进入可可西里的向导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赵新录、龙周才加、郭雪虎三人。在太阳湖畔住宿的那一晚,帐篷内闲聊时,郭雪虎的一句话让记者记忆犹新:“可可西里的宁静是流血与牺牲换来的,为了保护藏羚羊,已经有前辈牺牲,英雄长眠太阳湖畔,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那天晚上,望着帐篷不远处杰桑·索南达杰的墓碑,看着满天璀璨繁星,心想也许有一颗星星正是索南达杰,他依然守望这片大地,未曾离去。

从可可西里回来之后,记者就迫不及待查阅与可可西里相关的资料,翻阅相关书籍,了解可可西里这片荒野,试图探寻一群人坚守一片荒野的意义,这也萌发了想再次走进可可西里的念头。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些年,每年会有一两次机会到可可西里采访,从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镇之间的边缘地带行走,有时候也会稍微

深入一些。随着阅历的增加,渐渐认识到这群人坚守与守望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他们真正守望的是人类心灵的归宿。

当初,郭雪虎只是索南达杰保护站一名普通的生态管护员,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记者与郭雪虎算是老朋友,一方面是相识时间长,另一方面可能是“同行”的缘故,每次采访会吐露一些真心话。

“2009年冬天的一次进山巡护,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我们的车辆陷入湖中导致油箱进水,车辆拖出来后,我们点了一堆火取暖,谁料火星引燃了身上的油水混合物。”郭雪虎说,当时火苗顺着他的裤腿直往上蹿,队友尼玛扎西抓起一床棉被瞬间扑盖在他的身上,火才算灭了。

郭雪虎家住玉树州称多县,早些年,他在玉树州广播电视台工作。2006年,郭雪虎辞职,毅然决然远赴可可西里,“当时听说可可西里招募巡山队员,我就辞职报了名。做这个选择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理由很简单,索南达杰是我的偶像。”

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属于季节性保护站,每年藏羚羊迁徙产仔时,郭雪虎都会和同事坚守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但郭雪虎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枯燥,“每天见证新生命诞生,看着它们活蹦乱跳,这就是我们坚守在这里的最大乐趣。”

荒漠猫“黄太急” 佩戴卫星定位项圈放归野外



全球首例荒漠猫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归。

青海野生动物救护教育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叶文娟

荒漠猫“黄太急”佩戴卫星定位项圈放归野外啦。“这也是全球首例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归的荒漠猫。”9月7日,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对记者说。

据悉,6月5日,由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向青海野生动物救护教育中心(以下简称“救护中心”)移交了一只受伤荒漠猫,经过救护中心一个半月的针对性治疗和护理,且完全康复并达到放归条件,成功将这只荒漠猫放归至海拔3300米左右的海晏县甘子河乡境内一处山脚下。

“7月23日,经过多轮讨论,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金芝鹏教授团队为该荒漠猫进行体检后,为其佩戴了卫星定位项圈后进行放归。因附近有山地、河谷、草原和灌丛等多种生境,有大量高原鼠兔等小型兽类活动,符合荒漠猫生境要求,满足放归条件,此举可以研究草原地区的荒漠猫活动规律。”

“截至目前,这只荒漠猫已经在野

外生存一有余,从卫星定位数据看,它在野外生存状况正常,活动区域在青海湖东北方,金银滩草原。”齐新章说,这只荒漠猫因频繁到牧民家偷鸡,最终被鼠夹夹伤了脚。经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检查发现,该荒漠猫为成年雄性,年龄约5岁,右后肢有外伤,充血、肿大,体型、骨骼正常,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无异常,无猫科动物常见传染病。

“放归当天似乎它也知道自己要回家了,一大早就表现得很想逃离出放归箱的样子,这只荒漠猫也因此得名‘黄太急’。”齐新章说。

放归后的“黄太急”,快速奔入山中,然后向南向西转移。据卫星定位项圈回传数据显示,“黄太急”一个月来活动区域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时间在一片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判断差不多定居在此。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它的定居地安装一些红外相机,看看能否拍到它。项圈没有自动脱落功能,所以我们会尝试用诱捕笼诱捕它,为它继续打疫苗,并帮它拆除卫星定位项圈。”齐新章表示。

天峻:织合玛国际生态摄影小镇正式运营

本报海西讯(记者 张洪旭)记者9月7日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委宣传部获悉,日前,该县在织合玛乡举行了首届生态摄影展暨天峻织合玛国际生态摄影小镇启动仪式,标志着天峻县织合玛国际生态摄影小镇正式启动运营。

在摄影作品展上,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鲍永清、李善元、李应平等摄影冠军在国际国内权威摄影大赛中的获奖作品,展现了祁连山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自然风光等高质量生态摄影作品。此次活动的举办,鼓励了更多摄影爱好者把对自然生态的细致观察和对大美

天峻的无限热爱,转化为用镜头记录天峻、展示天峻、宣传天峻的干劲和热情。

海西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山水林草湖田沙冰一应俱全,丰富的资源为摄影师创作提供了多样素材。近年来,海西天峻籍摄影师通过艰苦地拍摄,取得了诸多国际国内摄影大奖,为青海摄影界带来了荣耀,也为中国摄影界带来了荣耀。织合玛国际生态摄影小镇不仅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基地和海西州旅游环线景点,更是生态摄影的家园,展示了青海省国家公园特色,向世界传达了青海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

西宁市城中区

着力打造过硬村干部队伍

西宁市城中区把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在规范化选拔、精细化培育、制度化管理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一支基础强、本领高、作风硬的村干部队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城中区严格把控选人用人,对64名村党组织书记、64名村干部后备人选和96名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动态管

理、跟踪培养、定期考察。通过“夜校搭台”引导40名村干部向党员群众讲授政策理论、法律法规、“三农”知识、乡村振兴等内容。同时,加强年度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双帮”工作机制主动帮扶,倒逼村干部积极履职尽责,进一步推动村干部把工作规范变成行动自觉。

(城中组)

西宁市城东区

以“关键引擎”增强基层党建驱动力

西宁市城东区通过健全制度、压实责任、限时推进、常态督导,以“关键引擎”带动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增强基层党建驱动力,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组织委员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的走在前作表率的中坚力量。

据了解,城东区进一步建立健全经常、抓日常的跟踪问效制度,形成沟通汇报-季末调度-约谈问责为一体的制度链条。实施组工干部“联教联带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党建工作指导。坚持常态考核与跟踪问效相结合,确保工

作制度不流于形式、工作监督不断档。创新开展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组织委员履职考核,以“互动答辩”的方式更加准确掌握副书记和组织委员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履职成效。围绕副书记、组织委员上报工作推进情况和述职内容,深入村(社区)、小区(楼院)、“两新”组织、党员群众中调研谈话,实地走访,多方面检验工作推进真实性,以严实的监督考核保障基层党建工作显绩、出实效。

(城东区)

雪域之王野牦牛



狂奔的野牦牛蹄下卷起漫天尘土,大地都在震颤。



冲撞。



山脊上的野牦牛。

野性三江源



怒。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三江源小百科

索南达杰保护站



索南达杰保护站前的藏羚羊铜像。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索南达杰保护站海拔4470米,辖区面积600平方公里,位于可可西里清水河畔。保护站除了抓好反“两盗”的中心工作任务,还承担辖区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野生动物和丰富的矿藏资源的保护和日常巡护巡线。管辖范围包括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附近区域和海丁诺尔、盐湖一带,负责野生动物救护、盐湖资源及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宣传、路查工作,并与科研站一起开展科学研究、监测、观察、记录工作,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集科研、救护、保护、宣传为一体的中心保护站,是对外宣传教育的窗口,也是大规模反盗猎行动的前线指挥所。

索南达杰保护站于1996年由民间组织“绿色江河”始建,2000年交付可可西里管理局管理使用,于2006年进行续建,面积290平方米。2013年,通过北京对口援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站基层能力提升项目和人畜安全饮水项目,新建保护站业务用房。

位于索南达杰保护站旁的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是由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捐资兴建,可可西里管理局筹资扩建的,目前已救助以藏羚羊为代表的各类野生动物500多只。

